

漢

書

二十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師古曰分嚴安以後

爲下

班固

漢書六十四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

張晏曰夫子嚴忌也

或言族家子

也

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

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

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

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

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

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

師古曰婁古屢字

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

人與謀議朝觀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

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

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

外謂公卿大夫也

大臣數詘

師古曰謂計議不如助等每詘服也音丘勿反

其尤親幸者東

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

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

之無根抵也

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

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

十以問大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

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

師古曰言不臣

屬於中華

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

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

師古曰舉愬也

言愬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也

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

所愬

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安焉也

又何以子萬國乎

師古曰子謂畜爲臣子也

上曰

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

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

師古

曰以法距之爲無符驗也

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

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

遂發兵

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

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

聞上多其義

師古曰多猶重也

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

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

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墮之盛

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

孟康曰攝安也音奴協反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

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師古曰越方外重難也

之地薊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薊髮張揖以爲古翦字也師古曰薊與翦同張說是

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

與受正朔師古曰與讀曰豫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

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

養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圻千里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封外

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也侯候也爲王者斥候侯衛賓服服虔曰侯服之外人有衛服賓賓見於王

也侯衛二服
同爲賓也

蠻夷要服

師古曰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內

戎

狄荒服

師古曰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也

遠近執異也自漢初

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

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

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

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師古曰竹田曰篁

習於

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

師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

中國

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

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

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

師古曰間中間也或

八九百里或千里也

阻險林叢弗能盡著

師古曰不可盡載於圖也著音竹助反

視之

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

之老不見兵革

師古曰戴白言白髮在首

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

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

內

應劭曰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一家寶藏也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

一

卒之用不給上事

師古曰給供也

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

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

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

且越

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

日之積也

師古曰積久也

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

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

以接衣食

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爲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

就婦家爲贅壻耳贅壻解在賈誼傳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

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師古曰生謂生業復音扶目反今發兵

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師古曰資猶資輿轎而踰領服虔

音橋梁謂隘道輿車也呂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

昭曰陵絕水曰輶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

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輶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又旗廟之音無所依據喻與踰同挖舟而入水師古曰挖

曳也音它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師古曰謂

船觸石難以行也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蛇也音夏月暑

時歐洩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洩吐也曾未施

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

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

聞轉寫字誤省耳

以其軍降處之上淦

蘇林曰淦音耿奔之

後復

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

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擢行

舟之役故多死也擢音直考反

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

號

師古曰號古帝字

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

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

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

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

師古

曰薄迫也

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

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

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

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

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而路中原露漬山谷邊境之

民爲之早閉晏開

師古曰旦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旦閉而晚開也

鼃不及夕

師古

曰鼃古朝字也言憂危亡不自保也

臣安竊爲陛下重之

師古曰重難也

不習南方

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

服虔曰爲邊城作難也

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

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爲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爲吏與越接壤

故知其地形也

臣竊聞之與中國異

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

限以高山之

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

下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

師古曰言水湍湍急石爲之漂轉觸破舟船也漂音匹遙

反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

餘于界中

韋昭曰越邑今鄞陽縣也

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

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

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縣力薄材孟康曰縣音滅薄力也師古曰縣弱也言

其柔弱如縣讀如本字孟說非也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

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

師古曰能堪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

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減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饌者不在其中師古

曰輓引也音南方暑溼近夏瘴熱師古曰瘴黃病音丁幹反暴露水

居蝮蛇蠱生師古曰蠱毒也音壘疾疫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

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師古曰舉謂德

取也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

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

國使重臣臨存

師古曰存謂省問之

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

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

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

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

養之耳非六畜也

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

師古曰共讀曰供

陛下

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

師古曰組者印之綬

不勞一

卒不頓一戟

師古曰頓頓也一曰頓讀曰鉞

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

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

山林險阻

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

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

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之絕

師古曰罷讀曰

疲勑亦能字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維古

曰樹植也機縷曰維維音人禁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縷字居者無

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

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

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

祿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

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

戍以備之師古曰適讀曰適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

師古曰靡散也音縻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

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

所處荆棘生之者也

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師旅行必殺傷士衆侵暴田畝故致荒殘而生荆棘也

兵

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

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

師古曰既濟九三爻辭

鬼方小蠻夷高宗躬之盛天子也以盛

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

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

師古曰校計也

不敢與計

如使越人蒙微幸以逆執事之顏行

文穎曰顏行猶

彊弱曲直

如使越人蒙微幸以逆執事之顏行

張

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胡郎反

斯興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

日斯微輿衆也師古曰斯析薪者與王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

大漢者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數爲圉

江漢為池

師古曰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汧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

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

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多言之耳共讀曰供

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

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

師古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袞袞形如屏風而曲

之畫以黼文張於牖間

馮玉几

師古曰馮讀曰凭

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

海之內莫不嚮應

師古曰嚮讀曰響

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

師古曰露謂使之濡潤澤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

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

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

維之也

師古曰維謂聯繫之

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

如淳

曰得其地物不足為一日閑暇之虞也

而煩汙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

方既來

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猶道也允信也塞滿也既盡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

言王

道其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

焉

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

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

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

讐言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

師古曰畢盡也盡言其意也

臣

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師古曰言漢發

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

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

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

功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

師古曰風讀曰諷以天子之意指諷告也

南

越王頓首曰天子迺幸與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即

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

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

夙興夜寐明不能燭

師古曰燭照也

重以不德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是以

比年凶菑害衆

師古曰菑古灾字

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

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

師古曰攘謂相侵奪也音人羊反

使邊

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

師古曰惟思也慮計也

明

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

咸盡賓服藹然其慙

如淳曰王之所言藹然聞之其慙也師古曰藹遠也言不可及也藹音武卓反

嘉

王之意靡有所終

師古曰靡無也終極也

使中大夫助諭朕意

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